编者按——平湖历史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史料文物极为丰富，而且各个时期均有其代表性的文物，风华既深蕴其内，又至今彰显。一切苦心经营或别具匠心的回顾和展望，都是在『报本』与『精进』之中，为着生生不息的那一方热土上一种历史的传承与精神的凝聚。本报现刊发由平湖市文旅局和平湖市传媒中心携手打造的六集本土精品文物系列专题片——《平湖有风来》的解说词以飨读者。

一、庄桥坟石犁——平湖大地的开拓者

青青长空，古今亦然。

平湖，江南滨海，鱼米之乡，盛产水稻。千百年来，从先民拾穗而食，到如今稻米成就的美食，随着风土人情之手的拿捏，应运而生、百态千姿，但稻米主食的地位却始终岿然不动，成为嘉禾大地生命延续的磐石。

锤石碰撞的击音，古今一揆，同频的声波，撕开了生命延续的秘密。四千五百年前的一天，在如今平湖庄桥坟，部落的石匠，正用锤击和敲击的熟练手法，剥离着石片，看似简单的方式，已经积淀了上千年流传的经验。他要做的，便是这件石犁。

新石器时代的石犁冠上如今的度量衡，作为精确描述的意义，远没有石匠心中的标尺来得那么有趣。良渚时期，人类的创造力已经在这件石犁上，呈现得淋漓尽致。粗犷的器型下，于细微处打磨，圆润的石孔，平滑的石皮，在几千年岁月的侵蚀下，依旧显现着当时的功力。

从用火烧尽灌草撒种而生，到用骨骸制作骨耜锄地，再到人畜合作犁地播种，火耕、锄耕、犁耕，粮食获得的方式几乎改变了原始部落的一切。但渔猎的不确定性迫使人类寻找一条发展的可靠道路，而石犁的出现，便是一把神器，破开了流传至今的农耕文明勃发的桎梏。

《淮南子·缪称训》有“耕者日以却”之说。耜耕作业是间歇性的，每翻一耜，人就得后退一步，而犁耕时人随犁破土，连续前行。先进高效的耕作方式，使得先民将石犁视如至珍，连墓葬，都要陪伴左右。

庄桥坟遗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论坛——2004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是至今为止清理良渚墓葬密度最高的遗址之一。而出土的这件石犁更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带有木制犁底的完整组合式石犁，器型大且结构相当之先进。

人类的智慧永远是在需求中迸发，良渚时期人口增长，农耕文化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大型的石犁结合大型牲畜，带来更多的田地。而大田的背后，则意味着兴修水利、开垦新地，良渚人类氏族进入了优质的繁衍循环。

水稻有了富裕，生产便有了剩余，而这些剩余，渐渐转变了部落两性的地位。从孕育为上的母系氏族，到以劳力生产为主的父系氏族，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上，撒满了金黄的稻种。

千万年来，长江入海奔腾不息，海侵海退间，与天地相争一栖之地的良渚先民，在平湖这片土地上孜孜不已，劬劳不怠。如石犁出土时，犁尖指向东南海线，铭示着生命的方向。

大地苍黄翻覆，而蓝天依旧。

二、五彩斑斓的黑——刻纹宽把杯

我们如何给美定义？是行云流水、巧夺天工？是别具匠心、婉转细腻？

这是属于长江流域、杭嘉湖平原独有的美，孕育于平湖这片江南土地的古老智慧。

水、泥土与火焰，人类对自然最原始的掌控。通过物理塑造和化学燃烧，思想与行动激烈碰撞，人类的智慧便不断进阶。从仰韶文化的红陶到良渚的黑陶，我们古老的祖先利用湿柴烧制产生“还原气氛”，将窑炉中的二氧化碳还原成碳分子，吸附在陶体之上，从而用渗碳法解决了陶器渗水这个当时的世界性难题，古老的科学文明在微微火光中悄然萌芽。

这只戴墓墩刻纹宽把杯，制作于距今5300至4000年前的良渚时期，2001年出土于当时的乍浦镇建利村戴墓墩自然村。此刻，我们凝视这只刻纹宽把杯，它源源不断地散发出的史前美学气息，让我们看到了“大道至简”这个中华美学的精髓。没有过多的外部装饰，没有绚丽的色彩，质朴却又繁密的线条纹饰，一袭黑衣显得肃穆和神秘。有人说，它更像一只正要振翅腾飞的鸟，那高高翘起的冲天流好似昂首向天的鸟头，通体的“蛇、鸟”纹泛着羽毛的细腻质感，39根极细的泥条像缕缕光线镶嵌装饰着宽把。显然，这是一件虔诚地用心制作的祭祀礼器。它摆脱了对自然事物的直接模仿，把对天地的崇拜与信仰以意象化的产物来展现，把自身的生命特征和情感赋予到自然和神灵的世界，岂不美哉？

如果说这只刻纹宽把杯所带来的智慧与美让我们看到了那时良渚先民对生活无穷的创造力，那同时在平湖出土的多件带刻画符的遗物则将中华文明的深度打开到了另一个维度。良渚文化刻画符不只是以单个符号孤立存在，更多的是多个符号的排列组合，我们很难不将它与某些具体含义相联系，或者说它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至于是谁画下了这些符号，我们猜想也许是当时脑体结合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些权力与等级的掌握者。

透过这些纹饰与符号，我们仿佛看到了4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对于艺术的天真而浪漫的探索。今天，站在平湖这片富饶的大地上，我们努力汲取着脚下这片土地带给我们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在悠悠流淌的历史长河中，这些珍品不曾被湮没，而越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溪漾指挥坟石像生——残缺的完满

他，有一双孔武有力的大手，因攥紧兵器透露出威严与笃定；他覆盖着铠甲的宽厚臂膀和胸膛，似植被茂密的山峦，似沟壑丛生的石壁；他裙甲的起伏，又如花瓣，似涟漪……

溪漾指挥坟石像生，属于明嘉靖年间。那时，他因死而生，1560年，锦衣卫首领陆炳过世，于家乡平湖设衣冠冢，历经千凿百锤而成的墓前守卫“武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身上寄托着王公大臣们对权力物质永恒的渴望：精致的兽头肩吞、人字纹甲片、鸳鸯腰带和腰下裤甲，虽远高于常人的身形，却无处不折射着人们对于极致的向往，这是一个完美的化身。《明会典》规定：公侯、一品、二品官墓前，方可立石人一对。

可是，当我们再凝视他们时，却已然找不到能与之对视的眼眸，再也见不到近500年前他初生时饱满的神态，他们的神情究竟是肃穆、是威严、是凛然、还是镇定自若？我们能瞥见和感知的，只有那些裂口里的哀伤，每一处疤痕，都显豁着历史的细节。

同样是近500年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塑于陵墓前的守墓男女，至今仍完美无缺地供人瞻仰膜拜，是无价之宝。

而身处平湖的他和他的同伴们却都已身首异处，有的还曾被踩进泥土，直至最近十多年，才相继重见天日。

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再去打量驻守溪漾指挥坟的他们，去回溯这数百年的时光：他们出生在伟大的年代，拥有与《西游记》、《金瓶梅》、《本草纲目》同期问世的荣光；他们也降生在混乱的嘉靖年间，倭寇肆虐民不聊生，而授予他们皇权威仪的王朝，寿数已不及百年。

他们被塑于民族命运起伏的拐点，他们看到了又一个王朝盛极而亡，看到了中华民族被欺凌、被压迫……直到祖国山河一片红，虽也经历浩劫，却终于回到原来守护的位置，被关心，被保护，被尊重。2010年，溪漾指挥坟石像生被列为平湖市文物保护单位。

原本塑造或注视这些石像生的人们，曾留下对逝者的哀思、对儿女的牵挂、对家国的期许、对生命的追问，他们都成为了雕塑的一部分。有人问：“为什么不用现代技术恢复他们原有的样子？”因为人们懂得，这些变化都是人类苦难前行的历史赋予他们的模样。

他们最初如完美的神祇般降临世界，在460年的时光洗礼后，以残缺诠释了另一种完满。

四、陆稼书家族祠堂——不祧之宗的百年遗产

公元1604年，英西战争结束，签订《伦敦条约》。公元1622年 荷兰殖民者入侵中国台湾。公元1628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农民的起义，政治的腐败，让整个中国社会民不聊生。公元1630年，在泖口诞生了一名垂范百世的学子——陆陇其。

陆陇其，原名龙其，字稼书。他淡泊名利的一生，从默默无闻开始，在众人景仰中结束。

要说起陆陇其的成长，离不开曾祖父陆溥传承下来的优良家风。相传明初，陆溥调任丰城督运，在船运粮食回来的路上，突然狂风大作，底触礁石，缓缓下沉。陆溥跪在船头祷告，雨即停，船也不再漏水，到达丰城后，发现船的洞被三条裹着水草的小鱼给塞住了。陆溥为了感恩，将自己的堂号命为“三鱼堂”。感恩戴德，教化育人。陆陇其秉承先祖遗志，后将自己的作品命为《三鱼堂文集》。

三鱼堂，是陆稼书祠堂的正厅，堂内一套红色的八仙桌前，是两根赤红色的顶梁柱，祠堂内还有多种不同色度与饱和度的红色并存，如同陆氏家族遗传下来的沸腾血液般，生生不息。堂内最为醒目的是梁柱上的大幅对联，黑底金字。深邃的黑色犹如沉寂的夜般神秘肃穆，以另一种意象化的表达来彰显陆陇其的为官之道。在他上任之初，曾赠以上司布鞋两只，而离任之时，唯图书数卷及妻织机一具而已。

而玄英色的砖瓦，玄青色的门墙，是一种执着的诉求。“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为陆陇其亲笔楹联，他一生推崇理学，注重教育。康熙三十一年，陆陇其宦游归泖口，以十金建传心堂，四方求学者不断。踏进书塾，我们不禁浮现出陆陇其曾在此教书的情境：一席布褂，两袖清风，手拿书卷，在莘莘学子的耳畔循循善导，而传心堂就是如今的尔安书院。

“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这是他的挚友俞鹤湖给予陆陇其一生的评价。对于陆陇其，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思考：一个出身白屋寒门的人，是以怎样的信念做到富贵无意，荣辱不惊，甚至在他做县官的地方，百姓都把他当成神灵般祭拜。

泖水汤汤，正气浩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陆稼书祠堂承载着这绵延数百年的刚正之气，熏陶着辈辈后人，有关它故事里的风骨、色彩与细节，早已不止萦绕在祠堂中，它们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跋涉与远眺……

五、传朴堂——江南藏书楼的久远回声

小城之南，临街有河，旧称鸣珂里。此刻，你傍水而立，和当年一样。虽然只是一堵高耸的围墙，但门梁上的雕饰、影壁上被凿去的鸿禧二字，依稀可见当年的盛况。你的所在，是稚川学堂的旧址，而你的身后，还有另一个传奇故事。你叫传朴堂，一座被誉为“浙西之冠”的江南藏书楼。今天，我们触摸你那斑驳的身躯，似乎依旧能聆听到萦绕于你身旁的久远回声。

1865年，清同治年间，木材商人葛肇基由乍浦迁入平湖城中置地建宅，此后，从这座宅院中走出的葛家子弟，开启了一段与你的不解之缘。他，叫葛金烺，年少时便爱搜藏古籍书画，辞官返乡后，嗜书如命的他，终究选择把你作为余生最好的寄托。毕生藏书十万余卷，先祖之名传朴二字，是他的灼灼志心，也是你的最初模样。后来，你为金烺季子葛嗣澎所承续。三十年间，同好藏书的他，倾其所有，在四处奔走搜访下，你的集藏愈加丰富，而你的身躯却渐显不足，为此，嗣澎在你身旁又建一楼，为承父兄遗志，取名为守先阁。此时，你的名望已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比肩而立，而你的屋檐下，稚川学堂的琅琅书声也将被传为另一段佳话。此后，你还会担负起集藏金石印刻的重任，你也由此获得了一时之最的美誉。

40万卷典籍善本，1000多卷珍奇字画、3000多方名家刻印，构成了你浩如烟海的藏品王国。其中，最光彩夺目的当属这些历代方志和乡邦文献。他们承载着人们对故乡的记忆，涵养着千百年地方文化的根脉。这本《平湖县志》，乃嘉庆十年县令路纯续所修，又称“路志”，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此书为“余收书数十年，仅获见此一本”。而这本《平湖采芹录》，乃平湖历代秀才名录，经抄录汇编，最终只刻印两册。这些藏品尽管珍贵，却并非秘不示人，而是以传播为乐。在那个风云激荡、救亡图存的时代，在一位位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查阅抄录中，你守护着人们内心最后的那片宁静，见证着时代变革中思想和学识的碰撞。

山雨已来，风声袭楼，亦如民族命运一般飘摇不定。1937年，在血雨腥风中，你和葛家大宅及众多集藏，被付之一炬，只留下这堵高大宽厚的沧桑旧墙。不过，即使风云变幻，相信你那颗恒定坚守的心也从未动摇。因为，你所积淀的精神追求，你所恪守的求学之道，已深深地留存在了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读书人的血脉里，并将代代相传。

六、塔影垂虹——湖光里的守望者

静谧的湖面，如明镜，垂塔影。

历史的长河，涟漪时时泛起。

矗立在东湖湖心的报本塔，是平湖一座醒目的航标。明嘉靖年间，沿海倭寇猖獗，平湖人陆杲为守望家乡，竖立一座象征福祉的地标，发起修筑七层宝塔，取回报宇宙万物之本义，将其命名为——“报本塔”。

从此，这座宝塔便承载了百姓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尊崇。七层塔，代表着极大的功德与能量，能使魔障望风远避、恶煞 闻声远离。此刻我们看到的报本塔，为何却仅有五层？

随着塔壁间旋转的石阶而上，报本塔横跨明清两朝、曲折而漫长的修建印记依旧斑驳可见。

明嘉靖四十五年，报本塔落成于东湖鹦鹉洲上，七层，高十九丈。由于立于沙洲，地基不稳，清顺治年间，报本塔轰然倒塌。是否重修，如何重修，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是难题。陆氏家族似乎义无反顾，接过这一重任。但奇怪的是，每每修建到第六层时，便再也无法往上。

负责修建的陆棻在《东湖宝塔合尖记》中写道：“昔日夫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戒其不当止。’今一篑已成，可止当止。可止当止！顺于自然。”于是，陆杲后人陆棻改七层塔为外五内六楼式文峰塔，清康熙二十八年报本塔合尖而成。历经126年，两个封建王朝，平和报本的赤子之心终于得以延续。

斗转星移，风雨沧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报本塔已然严重倾斜。众人忧心它能否渡过难关，百转千回，它却以惊喜回报世人。抢救性修缮时，人们发现合尖天宫中存放着黄花梨木质带盖圆罐、长方形锡盒、紫砂舍利塔、“六经”卷及《妙法莲华经》卷。

静谧、深远的瓷青纸上，七万字金粉书写的小楷古朴秀丽，几百年后依旧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将这些珍贵文物放入塔内的，正是陆棻。

陆棻，年少时便有奇才，康熙年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难想象，他是怀着怎样豁达的胸襟，如何郑重的愿景，才选择了这样的镇塔之物。

修己治人，百折不挠。

行云流水，顺其自然。

似空非空，勇猛精进。

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报本塔是有幸的，这样的先古明志，陪伴它目睹盛世的陨落和时代的变迁，今时今日依旧端庄巍然。

经书，宝塔，一方水土。晨钟暮鼓间，五百年前的情境一如经卷缓缓展开。东湖之畔，报本塔承载着平湖人的情感与信仰，始终履行着它最初的承诺：穿越岁月的阻隔，承接世代的更迭，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继续守望。

（本版图文由市传媒中心视觉部提供）